

“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疫后他要拍张全家福

为抢救危重患者元旦以来未下火线——武汉肺科医院ICU主任胡明战“疫”记

本报记者廖君、强晓玲

正月十五，央视元宵晚会上，医生胡明的一段视频让亿万观众在这个团圆的夜晚感动落泪。

那时武汉抗击疫情刚刚开始，媒体直播时，一个突然打进的电话让胡明紧张地转过身去，情绪有些失控。原来，是同行、好友向他发来求救信号，“情况很不好，准备插管了”，对方是武汉另外一家医院ICU的主任，在连日救治重症患者后被感染，病情危重，但仍意识清醒。镜头里，蓬乱湿漉的头发，口罩压痕的面容，在布满雾气的眼镜下，胡明肿胀泛白的手指紧紧按压住眼角。那时，他刚刚抢救完病人，同样是疲惫极了，强撑着不想让眼泪落下……

“好友倒下了，病人还得继续救……”从元旦至今，一直住在医院的武汉市肺科医院ICU主任胡明，已经连续工作了50多天，近千小时，他说，“疫情没结束，我们不能退！”

“患者被我们拉了回来”

“强度太大了，这一个多月做的量比一年还多，每天只能休息2到3个小时，脱下防护服，人就像水里捞出来的。”正月的武汉，阴寒寒冷。ICU病房里，胡明身着短袖，浑身上下湿漉漉的。

从1月初开始，他就一直住在医院，每天睡觉的值班室，与病房仅一墙之隔。

武汉疫情暴发后，武汉市肺科医院是最早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胡明和ICU团队第一时间投入到紧急救治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当中，没日没夜地与病毒抢速度争时间，在最危险的第一线，成功抢救了不少重症患者。

“早上八九点钟进入病房，大概下午3点多才能出来。最忙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出来休息，顶多吃个饭再进去。”由于工作量比以前增加几十倍，加之身着笨重的防护服，仅接诊一名ECMO病人，至少就需要六七名医护人员才能完成一次换床单的规范流程。

2003年曾接诊过SARS患者，后来又处理过H7N9等疫情，46岁的胡

明，有着丰富的ICU临床经验。2015年，医院组建ICU，他被任命为主任。疫情暴发后，他心里清楚，此次发病人多，暴发人群广，“跟当年SARS不太一样，很多情况我们都是第一次遇到。”

ICU团队收治的都是危重症患者，被感染几率非常大，为了保护年轻医护人员，胡明总是将最大的危险留给了自己。由于担心患者气管插管的体液、血液引发感染，几乎所有的气管插管、纤支镜都由胡明和另外一名医生亲自操作。

他说，“气管插管、纤支镜需要快速完成，技术要求高，更何况如今带着两层甚至三层手套操作，关乎病人的生命，肯定是我们先上，年轻人放在后面。”

尽管冲锋在前，但胡明并不一个人在战斗。“国家级专家教授一直就在身边，让人感动，心里更踏实。”

1月22日，一名患者情况危急，由于人手、设备等问题，胡明紧急向武汉大学附属中南医院急诊科主任夏剑求助，正忙于危重抢救的夏剑教授二话没说，派来了中南医院的ECMO专家沈俊前来支援。胡明清楚地记得，从晚上10点进入ICU，到凌晨1点浑身大汗走出病房，“患者终于被我们拉了回来。”

回忆那晚，胡明笑称，自己从腊月二十八忙到二十九，“晚上送沈俊教授出去，很长时间才等到的士。”

正是那天，武汉开始“封城”。ICU里连续两起危重急救，都发生在深夜。

正在武汉开展工作的北京协和医院ICU主任杜斌，和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开完国家级会议后，晚上10点赶到ICU。抢救持续到凌晨，直到病人体征平稳，两位专家才走出病房。等随后收场完毕的胡明赶出来时，两人早已离开，胡明说，“连声感谢还来不及说，他们可都是顶级的专家啊。”

为了支援胡明团队，邱海波从江苏扬州调来了自己的学生、苏北人民医院ICU主任郑瑞强。由于“封城”，郑瑞强乘高铁在距武汉市区60公里的汉川下车，几经周折，多次换乘汽车驶往武汉。

大年三十，当两名ICU主任结束抢救工作走出病房，已是晚上八九点钟，郑



▲胡明在ICU工作。胡冬冬摄

瑞强才想起自己在武汉的起居饮食还没有着落。胡明说，“郑瑞强教授是来的最快最早的援助医生之一。”

大年初二，北京朝阳医院的副院长童朝晖派来了北京朝阳医院ICU的李绪言教授。

“这些国家顶级的大专家是心疼我人手不够，更是心疼病人，想尽办法增援我们。”胡明说，“经过一次次与死神抢夺患者的战斗，看着他们一点点好转，从ICU转入普通病房，作为重症医学大夫，是很有成就感的。”

“能上一线的都是战士”

ICU里，胡明是医疗教学科研“一把抓”的“老大”，更是平日里不厌其烦的年轻人讲清楚每个病例涉及的知识点，他总说，“每一个病人都是一部医学史，看病就要看到极致。”

1月28日，当得知好友武汉东西湖人民医院ICU主任袁海涛被确诊感染，病情加重，一时情绪失控、泣不成声的

“正月十五，央视元宵晚会上，医生胡明的一段视频让亿万观众在这个团圆的夜晚感动落泪。

镜头里，蓬乱湿漉的头发，口罩压痕的面容，在布满雾气的眼镜下，胡明肿胀泛白的手指紧紧按压住眼角。那时，他刚刚抢救完病人，同样是疲惫极了，强撑着不想让眼泪落下……

“好友倒下了，病人还得继续救……”从元旦至今，一直住在医院的武汉市肺科医院ICU主任胡明，已经连续工作了50多天，近千小时，他说，“疫情没结束，我们不能退！”

“老大”让年轻医生们看得心酸。

作为专业医生，胡明心里清楚朋友的“准备插管了”，是危急到什么程度。疫情发生后，每天涌进医院的大批病人，“他们平时接触的病人都不太一样”。他说，新冠肺炎跟以前的SARS、禽流感不同，以往重症病人都是昏迷状态，而这次，到后期，患者从指标看已经很危险，但意识依然清醒，“这时病人会求救，时间会很短，一旦错过就很难……”

那一刻，朋友的电话让他揪心，“那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战友倒下，必须救。”

在胡明的协助下，袁海涛很快被安置到武汉市肺科医院ICU二病区，经过胡明与其他几位专家的调整治疗，袁海涛逃过一劫。“他很幸运，第二天就退了烧。”听说这几天袁海涛已经康复，准备返回医院开始工作时，他笑道，“没有时间管他了。”

疫情发生以来，ICU里8名医护人员，4个人工肺，8台呼吸机连轴转。“收进来的重症患者都是大抢救，各种因素，常常病人的血氧已经低于30%，再耽误

就很麻烦。”

疫情初期，一直守在医院的胡明，接到最多的电话就是朋友同事的求助。那一刻，他才知道疫情的严重。“那段时间，武汉处在矛盾当中，病人集中爆增，医疗资源跟不上，没有更多的床位收治病人，很替大家担心，我们是医生，心里最清楚，一旦生推推的是一个家庭。”

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有太多医生因为身在一战被感染，还有很多战友同事的母亲病了，丈夫病了，妻子病了……但大家都还坚守在一线。胡明说，“那怎么办，病人还要继续救啊！”

这个特殊时期，胡明所领导的年轻ICU团队中，“有的医生才工作半年，但大家都义无反顾地坚守在一线。疫情面前，每个人都在成长。”

有医生推迟了婚期，一个多月未曾与未婚夫谋面；有奶爸护理干脆住在医院，一个多月没有见到一岁的孩子；还有一批“90后”护士，没有一个叫苦叫累，每天穿着笨重防护服，帮病人翻身、输液，体力消耗非常大，一趟下来，除了喝水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

“这个时候，能顶在一线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都是战士。”胡明说，“我们每天接触重症人群，传染性非常强。作为医生，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去救助病人。”

“去照一张全家福”

如今，除了两名专家，医院还被增援了几名医生。与病房一墙之隔的值班室，因为防护安全已经不让继续住了，尽管步行10分钟就可以回家，因为担心耽误ICU抢救，他依然选择搬到7层刚刚辟出的新病区，“暂时还没有收病人，只要让住，就先住这儿吧。”

“你在干嘛呢，儿子？”

“我在吃饭。”

“想不想爸爸？”

“想，心里想。”

除夕夜，胡明同妻子跟儿子的视频通话时间并不长，因为救人一直在继续。爱人王洁是护士长，两人同在一个医院，疫情发生后，王洁值守发热门诊。1月24日晚的通话，10岁的儿子已经有半

一个多月没有见到爸爸了。最近的一次还是“小年”夜那天晚上，他回家与妻子、儿子一块吃了顿饭，半个小时的时间。随后便匆匆赶到医院，又抢救了一名危重病人。

“我很想跟儿子说一声抱歉……”胡明说，平日下班回到家里已经很晚，跟儿子只是打个照面，聊上两句。夫妻二人更是很少能同时在家休息，这么多年，自己也只陪儿子度过了一个除夕夜。

同在一战线，王洁总会抽时间到ICU给胡明送些吃的，科室门口匆匆一见，有时一天也见不了一面。

10岁的儿子由爷爷奶奶照管，“父母70多岁了，挺支持我们的，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家里的困难，也不知道这些天，他们是怎么过的。”

“几连降”让大家看到了希望，胡明却跟团队说，“真正的战斗从现在开始打响。”

他说，疫情到了攻坚时刻，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骨头。

如今患者基数大，假如按照10%的重症患者比例，5万名重症就是5000人，危重症至少30%，就是1500人。“那是1500条人命啊，能够救下来的能有多少？”他说，“能让更多的重症患者保住生命，恢复健康，能够回归到社会，这是ICU大夫必须考虑的事情，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天妻子跟他商量，等疫情结束了去照一张全家福，“我理想，得拍，因为家里的确一直没有全家福。”记得2016年春节前夕，医院征集夫妻档职工照片，胡明夫妇俩翻遍手机都没能找到一张一家人的合影。他说，“武汉疫情，每个死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我们家应该拍个全家福，至少一个都不少吧。”

“等到春暖花开时，也希望看到更多的武汉家庭能够开开心心地去拍全家福，创伤总是会有，应该留个纪念。十年二十年后，回头再看，什么都不是困难了，因为我们这么困难的事情都挺过来了。”

为省十分钟，这对医护夫妻以车为家



▲2月22日晚，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内，涂盛锦(左)和曹珊在车内聊天。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新华社武汉2月23日电(记者侯文坤)22日晚9时许，不远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霓虹灯光，揉进车内昏暗的光束里，映在涂盛锦和曹珊脸上，让这个夜晚显得不是那么冷。

这是这对医护夫妻将要在车上度过的第29个晚上。和往常一样，涂盛锦在前排副驾驶斜躺着，翻着书，曹珊在后排半卧着，盯着手机，时不时两人就把头凑一块聊上几句。

今年44岁的涂盛锦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南六楼重症隔离病区副主任，40岁的曹珊是南二病区护士。首批7名“不明肺炎患者”转入金银潭医院后的第二天，涂盛锦就参与到了救治工作中。后来，病区越开越多，曹珊从1月7日也投入到了这场战“疫”。

同一栋楼，但俩人白天各自忙各自，没时间见面，11岁的儿子完全交给了家中的老人。

“家在武汉南湖边，隔着长江，开车要40分钟。”曹珊说，平时都是涂盛锦开车，一起上下班。

疫情暴发后，医院成为抗“疫”前线，涂盛锦所在的重症病区上下班没准点。曹珊说，有次俩人下班匆匆忙忙回到家，丈夫车都没下，又要赶回医院继续上班，“第二天一早又乘家里接我上班，那样他太辛苦。”

1月23日，武汉关闭出城交通，不久市内公共交通停运，全院医护和工作人员不能回家的太多，加上前来支援的医疗队，单位宿舍爆满，酒店房间也吃紧。夫妻俩决定把机会让给其他同事，“在车上睡几次也习惯了。”

正月初一那天开始，这辆陪伴8年的爱车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买车时特意挑了一款后备厢大的，想着以后有机会自驾露营。”曹珊笑了起来。

“我个不高，前座也还塞得下。她睡后排，为了方便她伸开腿脚，塞了纸箱后后排空隙填满起来，还有爱心人士捐的暖宝宝。”涂盛锦对眼前的“居住环境”还蛮知足。

这些天，医院又协调出一些附近的酒店房间，可两人反而有点舍不得这个“小家”。

“房间是有，但酒店到医院开车都得10多分钟。遇到抢救的，那是按秒算，有这时间就可能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涂盛锦还是决定在车上过夜，而且基本不脱外套，就盖个被子，“现在是吃饭、睡觉都要抓紧时间的时候，能省多少时间是多少。”

“病房里一个电话，他比谁跑得都快。”曹珊说，知道涂盛锦放心不下病人，她也留下来陪丈夫，“我一个人睡不着，我不在，他也睡不安稳。”

白天4层楼的距离，对涂盛锦和曹珊来说可望而不可即。每天车上说说话，俩人已经满足。

平日里，涂盛锦不怎么爱说话，但在车上这会，总喜欢凑着曹珊聊天。曹珊说，没了生活上的琐事，就聊聊科室里的工作，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涂盛锦偷偷告诉记者，曹珊一晚上大概要翻身10次左右，“我都数着呢。她一有动静，我都能感觉到，动一下就回头看一眼，被子有没有掉了，腿有没有放好。”

深夜，武汉的风依旧凛冽。“以后回想起来，应该是挺浪漫的一件事吧。”涂盛锦放下手里的书，扭头盯着已相识近20年的曹珊说道。

小车里，有点挤，有点嘈杂，余下的，是关于“疫”时的别样陪伴。早晨6点半，是夫妻俩下车的时间，他们又将开始新一天的战“疫”。

张颖惠：一句再见，胜过万语千言

据新华社武汉2月22日电(记者刘扬涛、马晓媛)来武汉抗疫的半个多月里，重症护理专家张颖惠听过许多声“麻烦了”，也收到过不止一封感谢信，而令她印象最深的，却是出院病人临走时的那句“再见”。

2月19日，张颖惠和同事送走了病区的第二位出院患者，这位曾在1号病房的老人在离开前得知老伴去世的消息，张颖惠安慰她，“生命宝贵，你要好好活下去。”老人忍住悲伤，坚定地回答：“放心，我一定会的。”这一声“再见”背后的付出，或许只有经历过一线抗疫的医务人员才能真正理解。

张颖惠接到支援湖北的“出征令”是在2月2日凌晨，作为“山西省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组”专家，她刚刚结束了为期3天的全省疫情防控督导工作。匆匆赶回家的张颖惠得知她所在的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紧急组建队伍支援湖北的消息，毅然请战，当天就踏上了飞往武汉的航班。

张颖惠与山西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战友”们所前往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是武汉的重症救治定点医院，她临危受命，被委任为医疗队100人护



▲山西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护理队长张颖惠在进入隔离病房前(2月19日摄)。新华社发

理团队的队长，这让她深感责任重大。防治疫情就是与时间赛跑。2月2日到达武汉的当晚，张颖惠马不停蹄地安排部署护理工作，组织人员进行防护培训，一直到3日凌晨两点半，她还在

宋彩萍：战“疫”，军人就该打冲锋

据新华社武汉2月23日电(记者贾启龙、黎云)2月2日，陆军党委给除夕夜紧急驰援武汉的6名医疗队员记功。其中，宋彩萍荣立二等功。

宋彩萍是陆军军医大学援鄂医疗队队员。她说：“军人，就该在‘疫’时打冲锋。”

接到出征武汉的命令时，宋彩萍正组织护士逐个病房查房。这一次，她奉命带领从新桥医院抽组的48名队员加入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奔赴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第一线。

30年的军旅生涯，她先后6次参加海上、高原卫勤任务，4次参加国际医疗救助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卫勤和烈性传染病防护经验。

除夕，从临危受命到整装待发，仅有短短4个小时，宋彩萍来不及吃一口摆上桌的年夜饭。临别时，16岁的儿子用双臂紧紧地抱宋彩萍贴在怀里。飞机降落后，宋彩萍就开始紧张

忙碌起来，清点人员、卸载物资、职责分工……战友们都入睡了，她还在谋划着第2天的工作。

“发热门诊如何设置”“病人怎么科学收治”“防护物资能坚持多久”……宋彩萍一项项梳理，一项项研究，直到天亮。

抵达武汉后，宋彩萍平均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她像是个‘永动机’，忙起来就顾不上吃饭睡觉。”战友们这样评价。

每天，宋彩萍的“脑子不停转，电话不停响”。病房里，从静脉穿刺到标本采集，从气管插管到喂饭服药，她常在现场给年轻护士主动示范；病床边，倡导“温度化”护理理念的她，又常与老年患者拉家常……

一个个问号要想拉直，必须亲自逐一实验，方知真伪。

接手金银潭医院病区后，宋彩萍担负着将普通病房改成传染病用房的重任。为了让区域划分和进出路线设计更加科学合理，她一趟一趟走，一遍一遍改，小小一张图纸，她反复修改了10余遍，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琢磨，每一个环节都细致谨慎。

靠着严谨细致、科学务实的作风，宋彩萍带着战友用了不到一天时间，就完成了整个病区的改造，为第一时间收治患者赢得宝贵时间，也为医务人员筑牢一道安全防线。

为了避免忙中出错，宋彩萍将防护流程按步骤拍成照片，贴在各区域的更衣室内，要求队员严格按照标准化步骤穿脱防护用品。在队员眼里，宋彩萍是位暖心姐姐，可一旦发现违规操作，她则毫不留情面。

“我必须对每个战友的生命高度负责。”宋彩萍说。